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三十三回 劉魯王縱子行兇 孟邦傑逃災遇友

詩曰：縱子行兇起禍胎，老軀身喪少逃災。今日困籠初離水，他年驚看爪牙排。

話說劉猊馬上前來捉太公，太公往後一退，立腳不住，一跤跌倒，把個腦後跌成一個大窟窿。那太公本是個年老之人，暈倒在地，流血不止。眾莊丁連忙扶起，抬進書房中床上睡下。太公醒來，便對莊丁道：「快去喚我兒來！」

那太公中年沒了妻室，祇留下這一個兒子，名為孟邦傑，小時也請過先生，教他讀過幾年書。奈他自幼專愛使槍弄棒，因此太公訪求幾個名公教師，教了他□般武藝，使得兩柄好雙斧。那日正在後邊菜園地上習練武藝，忽見莊丁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「大爺不好了！我家太公與劉王的兒子爭論，被他的馬衝倒，跌碎了頭顱，命在須臾了！」孟邦傑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丟了手中棒，三腳兩步趕進書房，祇見太公倒在床上發昏。邦傑便問莊丁細底，莊丁把劉猊打死莊丁，來要太公陪贖之事述了一遍。太公微微睜開眼來，叫聲：「我兒！可恨劉猊這小畜生無理，我死之後，你須要與我報仇則個！」話還未畢，大叫一聲：「疼殺我也！」霎時間，流血不止，竟氣絕了。孟邦傑叫了一回，叫不醒，就大哭起來。

正在悲傷之際，又有莊丁來報說：「劉猊在莊門外嚷罵，說不快賠他的贖，就要打進莊來了！」孟邦傑聽了，就揩乾了眼淚，吩咐莊丁：「你去對他說，太公在裡面花銀子賠贖，略等一等，就出來了。」莊丁說聲：「曉得！」就走出莊門。那劉猊正在那裡亂嚷道：「這討死的老狗頭！進去了這好一回，還不出來賠還我的贖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？」叫眾家將打將進去。那莊丁忙上前稟道：「太公正在兌銀子賠贖，即刻就出來。」劉猊道：「既如此，叫他快些！誰耐煩等他！」莊丁又進去對孟邦傑說了。邦傑提著兩柄板斧，搶出莊門，罵一聲：「狗男女！你們父子賣國求榮，詐害良民，正要殺你！今日殺父之仇，還想走到那裡去麼？」綽起雙斧，將三四□個家將排頭砍去，逃得快，已殺死了二□多個。劉猊看來不是路，回馬飛跑。孟邦傑步行，那裡趕得上，祇得回莊，將太公的屍首下了棺材，抬到後邊空地上埋葬好了，就吩咐眾家人道：「劉猊這廝怎肯甘休，必然領兵來報仇。你們速速收拾細軟東西，有妻子的帶妻子，有父母的領父母，快些逃命去罷！」眾家人果然個個慌張，一時間俱各打迭，一哄而散！

孟邦傑取了些散碎金銀，撒在腰間，紮縛停當，提了雙斧，正要牽馬，卻聽得莊前人喊馬嘶，搖天沸地。邦傑祇得向莊後從牆上跳出，大踏步往前途逃走。

說話的，你道那孟邦傑殺了劉猊許多家將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當時劉猊逃回府中，聽得父親在城上玩景乘涼，隨即來到城頭上見了劉豫，叩頭哭訴道：「爹爹快救孩兒性命！」劉豫吃驚道：「為著何事，這般模樣？」劉猊就將孟家莊之事，加些假話說了一遍。劉豫聽了，大發雷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王府中的一隻狗走出去，人也不敢輕易意他，何況我的世子？擅敢殺我家將，不是謀反待怎的？就著你領兵五百，速去把孟家莊圍住，將他一門老小盡皆抄沒了來回話。」劉猊答應未完，旁邊走過大公子劉麟，上前來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爹爹投順金邦，也是出於無奈。雖然偷生在世，已經被天下人罵我父子是賣國求榮的奸賊。現今岳飛正在興兵征伐，倘若滅了金邦，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。再苦如此行為，祇恐天理難容。爹爹還請三思！」劉豫道：「好兒子，那有反罵為父的是奸賊？」劉麟道：「孩兒怎敢罵父親，但祇怕難逃天下之口！古人云：『為臣不能忠於其君，為子不能孝於其親，何以立於人世？』不如早早自盡，免得旁人恥笑。」說罷，就望著城下涌身一跳，跌得頭開背折，死於城下。劉豫大怒道：「世上那有此等不孝之子，不許收拾他的屍首！」就命劉猊發兵去將孟家莊抄沒了。那劉猊領兵竟至村中，把孟家莊團團圍住。打進莊去，並無一人，就放起一把火來，把莊子燒得乾乾淨淨，然後回來繳令。當時城外百姓有好義的，私下將大公子的屍首掩埋了。且按下不提。

再說那孟邦傑走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來到一座茶亭內坐定，暫時歇息歇息。打算要到藕塘關去投岳元帥，不知有多少路程。祇因越牆急走，又不曾帶得馬匹，怎生是好？正在思想，忽聽得馬嘶之聲，回轉頭一看，祇見亭柱上拴著一匹馬，邦傑道：「好一匹馬，不知何人的？如今事急無君子，祇得借他來騎騎。」就走上前來，把韁繩解了，跳上馬，加上一鞭，那馬就潑喇喇如飛跑去！不道這匹馬乃是這裡臥牛山中一個大王的。

這一日，那個大王在這裡義井庵中與和尚下了一夜棋，兩個小嘍囉躲在韋馱殿前耍錢，把這馬拴在茶亭柱上。到了天明，大王要回山去，小嘍囉開了庵門來牽馬，卻不見了，小嘍囉祇得叫苦。和尚著了忙，跪下道：「叫僧人如何賠得起？」大王道：「這是嘍囉不小心，與老師父何涉？」和尚謝了，起身送出庵門，大王祇得步行回山。

卻說孟邦傑一馬跑到一個松林邊，叫聲：「啊呀！不知是那一個不積福的，掘下這個大泥坑，幸虧我眼快，不然跌下馬來了！」正說之間，祇聽得一聲吶喊，林內伸出幾□把撓鉤，將孟邦傑搭下馬來，跳出幾□個小嘍囉，用繩索捆綁了，將馬牽過來。

眾嘍囉哈哈大笑道：「拿著一個同行中的朋友了。這匹馬是我們前山大王的，怎的被他偷了來？」內中一個嘍囉道：「好沒志氣，他是個賊，我們是大王，差遠多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算起來也差不多，常言說的『盜賊盜賊』，盜與賊原是相連的。」一個道：「休要取笑，解他到寨中去！」就將孟邦傑橫縛在馬上，押往山寨而來。守寨頭目進寨通報了，出來說道：「大王有令，叫把這牛子去做醒酒湯。」嘍囉答應一聲，將孟邦傑拿到剝衣亭中，綁在柱上，那柱頭上有一個豹頭環，將他頭髮掛上。祇見一個嘍囉手中提著一桶水，一個拿著一個盆，一個捧著一個鉢頭，一個手中拿著一把尖刀，一個手中拿著一個指頭粗的藤條。那個嘍囉將鉢送在孟邦傑口邊道：「漢子吃下些！」孟邦傑道：「這黑漆漆的是甚麼東西，叫爺爺吃？」嘍囉道：「這裡頭是清麻油、蔥花、花椒，你吃了下去，就把這桶水照頭淋在身上。你身子一抖，我就分心一刀，剝出心來，放在盆裡，送去與大王做醒酒湯。」邦傑道：「我勸他將就些罷，如何要這般像意？」把牙齒咬緊，不肯吃。這嘍囉道：「不肯吃下去，敢是這狗頭要討打麼！」提起藤條要打。孟邦傑大叫道：「我孟邦傑死在這裡，有誰知道？」

這一聲喊，恰恰遇著前山的大王上來，聽見喊著「孟邦傑」的名字，忙叫：「且慢動手！」走到他面前仔細一看：「果是我兄弟。」叫左右：「快放下來。」眾嘍囉慌忙放下，取衣服與他穿好。這裡嘍囉忙報與大王。邦傑道：「若不是兄到來，小弟已為泉下之鬼矣！」那四個大王聞報，一齊來到剝衣亭上道：「大哥，這是偷馬之賊，為何認得他？」大王道：「且至寨中與你們說知。」眾大王同邦傑來到寨中，大家見了禮，一齊坐下。

那救孟邦傑的，叫做錦袍將軍岳真。那後山四位：一個姓呼名天保，二大王名天慶，第三個大王姓徐名慶，那個要吃人心的是第四大王姓金名彪。岳真道：「為兄的幾次請賢弟上山聚義，兄弟有回書來，說因有令尊在堂，不能前來。今日卻要往何方去，被我們的嘍囉拿住？既然拿住了，就該說出姓名來，他們如何敢放肆？」孟邦傑道：「不是為弟的不思念哥哥，實係心中苦切，故此忘懷了。」那岳真道：「兄弟有何事心中苦切？」邦傑就將劉猊打圍打死父親的話說了，然後道：「今欲要投岳元帥去，領兵來報此仇。」岳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於是大家重新見禮。

呼天保道：「大哥，孟兄要報父仇，有何難處。我等六人聚集兩個山寨中人馬，約有萬餘，足可以報得孟兄之仇，何必遠去？」孟邦傑道：「小弟聞得岳元帥忠孝兩全，大重義氣，我我去投他，公私兩盡。」眾大王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孟邦傑道：「依小弟看起來，這綠林中買賣，終無了局。不如聚了兩山人馬，去投在岳元帥麾下。他若果是個忠臣，我們便在他帳下聽用，掙些功勞，光耀祖宗。若是不像個忠臣，我們一齊原歸山寨，重整軍威，未為晚也。」岳真道：「我也久有此心，且去投他，相機而行便了。」就吩咐嘍囉，收拾山寨人馬糧草金銀。當日大排筵席，各各暢飲。到了第二日，眾大王帶領一萬嘍囉兵，一齊下山，望藕塘關而來。一路慢表。

且說藕塘關岳元帥那邊，這一日正逢七月□五日，眾將各各俱在營中做羹飯。那牛皋悄悄對吉青道：「那營中萬馬千軍，這些

鬼魅如何敢來受祭？我和你不如到山上幽僻之處，去做一碗羹飯，豈不是好？」吉青道：「這句話講得有理。」就叫家將把果盒抬到山上幽僻地方。牛鼻道：「我就在此祭，老哥你往那首去。各人祭完了祖，抬籠來吃酒。」吉青道：「有理。」牛鼻叫軍士躲過了，他想起母親，放聲大哭。吉青聽得牛鼻哭得苦楚，不覺打動他傷心之處，也大哭了一場。兩個祭完了，化了紙錢，叫家將把兩桌祭菜抬過來，擺在一堆吃酒。吃得幾杯酒，牛鼻說道：「這問酒吃不下，請教吉哥行個令。」吉青道：「牛兄弟，就是你來。」牛鼻道：「若要我行令，你要遵我的嗑。」吉青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牛鼻想了想道：「就將這『月亮』為題，吟詩一首。吟得來，便罷；吟不來，吃□大碗。」吉青道：「遵令了。」吃了一杯酒，吟詩道：

團團一輪月，或圓又或缺。安上頭共尾，一個大白鰲。

牛鼻笑道：「那裡會有這樣大的白鰲，豈不是你誑我？罰酒，罰酒！」吉青道：「如此，吃了五碗罷。」牛鼻道：「不相幹，要罰□碗。」吉青道：「就吃□碗！你來，你來！」牛鼻道：「你聽我吟。」也斟了一杯酒，拿在手中，吟詩道：

灑滿金樽月滿輪，月移花影上金樽。詩人吟得口中渴，帶酒連樽和月吞。

吉青道：「你也來誑我了！月亮這樣高，不必說他，你且把這酒杯兒吃了下去。」牛鼻道：「酒杯兒怎麼叫我吃得下去？」吉青道：「你既吃不下去，也要罰□大碗。」牛鼻笑了笑：「拿酒來我吃。」一連吃了五六碗，立起身來就走。吉青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，敢是要賴我的酒麼？」牛鼻道：「那個賴你的酒？我去小解一解就來。」

牛鼻走到山坡邊，解開褲子，向草裡撒去，那曉得有個人，恰躲在這草中。牛鼻正撒在那人的頭上，把頭一縮，卻被牛鼻看見了。忙將褲子緊好，一手把那人拎將起來，走到吉青面前叫道：「吉哥，拿得一個奸細在此。」吉青道：「牛兄弟，你好時運，連出恭都得了功勞！」忙叫家將收拾殘餼物件，把那人綁了。二人上馬，竟往大營前來候令。

元帥叫傳宣令二人進見。牛鼻跪下道：「末將在土山上，拿得一個奸細在此，候元帥發落。」元帥道：「綁進來。」左右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就將那人推進帳中跪下。元帥一見他服色行徑，明知是金邦奸細，就假裝醉意，往下一看，叫道：「快放了綁！」說道：「張保，我差你山樂去，怎麼躲在山中，被牛老爺拿了？書在那裡？」那人不敢則聲。元帥道：「想必你遺失了，所以不敢回來見我麼？」那人要命，祇得應道：「小人該死！」元帥道：「沒用的狗才！我如今再寫一封書，恐怕你再遺失了，豈不誤我的事！」吩咐把他腿肚割開，將蠟丸用油紙包了，放在他腿肚子裡邊，把裹腳包好，說道：「小心快去，若再誤事，必然斬首。」那人得了命，諾諾而去。

那牛鼻看見張保站在岳爺背後，就是元帥醉了，也不致如此錯認。呆呆的看放那人去了，方上來問道：「元帥何故認那奸細做了張保？末將不明，求元帥指示。」岳爺笑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？大凡兵行詭道，你把這奸細殺了，也無濟於事。我久欲領兵去取山東，又恐金兵來犯藕塘關，故此將機就計，放他去替我做個奸細，且看如何？」眾將一齊稱贊：「元帥真個神機妙算！我等如何得知。」元帥就命探子前往山東，探聽劉豫消息，不表。

且說這個人果然是兀朮帳下的一個參謀，叫做忽耳迷。兀朮差他到藕塘關來探聽岳爺的消息，不期遇著牛鼻，吃了這一場苦，祇得熬著疼痛，回至河間府。到了四狼主大營，平章先進帳稟明，兀朮即命進見。看見忽耳迷面黃肌瘦，兀朮心下暗想：「必竟是路上害了病，所以違了孤家的限期。」便問道：「參謀，孤家差你去探聽消息，怎麼樣了？」參謀稟道：「臣奉旨往藕塘關，因夜間躲在草中被牛鼻拿住，去見岳飛。不期岳飛大醉，錯認臣做張保，與臣一封書，教臣到山東去投遞。」兀朮道：「拿書來，待某家看。」參謀道：「書在臣的腿肚子裡！」兀朮道：「怎麼書在你腿肚子裡？」參謀道：「岳飛將臣腿肚割開，把書嵌在裡邊，疼痛難行，故此來遲了。」

兀朮遂命平章取來，可憐這參謀腿肚子都爛了！平章取出蠟丸，把水來洗乾淨了，送到兀朮跟前，將小刀割開，取出書來。兀朮細看卻是劉豫暗約岳飛領兵取山東的回書。兀朮大怒道：「孤家怎生待你，你直如此反復，真正是個奸臣！」就命元帥金眼踏魔、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，前往山東，把劉豫全家斬首。元帥領命，當有軍師哈迷蚩奏道：「狼主且住！這封書未知真假，不如先差人往山東探聽真實，然後施行。若草草將劉豫斬了，焉知不中了岳飛反間之計？」兀朮道：「不管他是計不是計，這個奸臣，留他怎麼？快快去把他全家抄沒了來！」金眼元帥竟領兵往山東而去。且按下慢表。

且說岳元帥一日正坐帳中，有探子來報：「啟上元帥，關外大路上有一枝兵馬，屯紮營寨，特來報知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是番兵麼？」探子道：「不是番兵，看來好像是綠林中人馬樣子。」元帥命湯懷、施全前去打探：「倘若是來歸降的，好生領他來相見。」二人答應，出營上馬開關。未到得□餘里，果見一枝人馬安下營頭。湯懷走馬向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嘯！你們是那裡來的人馬？到此何幹？」早有士卒報入營中。祇見走出六員戰將，齊齊走來。到馬前道：「某等乃山東臥牛山中好漢岳真等，聞岳元帥禮賢重士，特來投順的。不知二位將軍尊姓大名？」湯懷、施全兩個聽了，連忙跳下馬來道：「小將湯懷，此位施全，奉元帥之命，特來探問將軍們的來意。既如此就請上馬，同去見了元帥定奪何如？」六人齊聲道：「相煩引見。」於是八個人俱各上馬進關。

到了營前，下了馬，湯懷道：「待小將先進去稟明了元帥，然後請見。」六人道：「二位請便。」二人進營，見了元帥，稟道：「有一枝人馬，為首六人乃是山東臥牛山中好漢，特來歸順，現在營前候令。」岳爺大喜，就命請進。六位好漢齊進營中跪下，口稱：「岳真、孟邦傑、呼天保、呼天慶、徐慶、金彪在東臥牛山失身落草，今因劉豫不仁，特來歸順元帥。」孟邦傑又道：「小人本系良民，因一門盡被劉豫殺絕，祇有小人逃出。在外遇著這班好漢，欲與小人報仇，小人勸他們去邪歸正，來投元帥。求元帥發兵，往山東捉拿劉豫，明正典刑，公私兩盡。」元帥道：「劉豫父子投順金邦，那兀朮甚不喜他。本帥已定計令他自己相殘害。我已差人往山東去探聽消息，待他回來便知端的。若此計不成，本帥親領人馬與將軍報仇便了。」孟邦傑謝了元帥。元帥傳令，把降兵招為本隊，少不得改換衣甲旗號。岳爺與這班好漢結為朋友，設筵款待，各立營頭居住。

不數日，岳爺正在營與眾將聚談兵法，忽報探子回營。元帥令進來，細問端的。探子稟說：「小人奉令往山東，探得劉豫長子劉麟，為兄弟抄沒了孟家莊，力諫不從，墜城而死。大金國差元帥金眼踏魔、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，將劉豫一門盡皆抄沒。祇有劉豫在外打圍，知風逃脫，不知去向。特來繳令。」元帥賞了探子銀牌羊酒，探子叩謝出營去了。元帥對孟邦傑道：「劉豫既死，賢弟亦可釋然。待後日拿住劉豫，將他的心肝設祭令尊便了。」邦傑謝了元帥，各自散去。

再表金眼踏魔、善字魔里之取了劉豫家財，回至河間府繳令。兀朮將財帛金銀計數充用，便下令道：「岳飛久居藕塘關，阻我進路，有誰人敢領兵去搶關？」當有大太子粘罕答應一聲：「某家願去。」兀朮道：「王兄可帶□萬人馬，務必小心攻打！」粘罕領令，就點齊□萬人馬，另有一班元帥、平章保駕，離了河間府，浩浩蕩蕩，殺奔藕塘關而來。這裡探子飛風報進岳元帥營中，道：「啟上元帥大老爺，今有金國大太子粘罕領兵□萬，來取藕塘關，離此關前已不遠，特來報知。」元帥命再去打探，隨即令軍政司點兵四隊，每隊五千人。命周青領一隊，在正南上下營，保護藕塘關；趙雲領一隊，在西首保關；梁興領一隊，在東首安營；吉青領一隊，在正北救應。四將領令，各去安營保守。元帥自同請將，守住中央大營，以備金兵搶關。

且說粘罕大軍已至，離關□里，傳下令來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且安下營盤，明日開兵。」這一聲令下，四營八哨，紛紛亂亂，各自安營。粘罕緊對藕塘關紮住大營，暗暗思想：「向日在青龍山有□萬人馬，未曾提防，不道到得二更時分，被岳南蠻單人獨馬，蹣進營來，殺成個屍山血海。今日倘這蠻子再衝進來，豈不又受其害？」想了一回，就暗暗傳下號令，命眾小番在帳前掘下陷坑，兩邊俱埋伏下撓鉤手，以防岳南蠻再來偷劫營寨。小番得令，不一時間，俱已掘成深坑，上面將浮土蓋好。粘罕又挑選面貌相象的裝成自己一樣，坐在帳中，明晃晃點著兩枝蠟燭，坐下看書。自己退入後營端正。

不因是粘罕這一番小心防備，有分教：挖下陷坑擒虎豹，沿江撒網捉蛟龍。畢竟不知岳爺果然來劫寨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